



本报记者 高敏
通讯员 郑珊珊

齐刘海,长头发,脸上一直挂着亲切的笑容……与陈双双交谈,就能感受到她是个快乐的人。很难想像,这样的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每天面对的却是信访人的“愁云惨雾”。

陈双双曾是宁海县法院立案庭庭长,做过5年的信访工作。她说,信访工作是个苦差事,质问、谩骂甚至恫吓无一没有承受过;但她又说,信访工作很有成就感,因为能帮当事人真正解决问题。

多年来,陈双双先后获得浙江省政法系统“学枫桥、保平安、促发展”先进个人、省十佳优秀法官、省信访清积工作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。2016年初,她被任命为宁海法院桥头胡法庭庭长。



陈双双: 用心解开当事人的千千结

听的是牢骚收获的是信任

陈大爷今年80岁,是一位老信访户了。陈双双担任立案庭庭长不久,陈大爷就怒气冲冲地找到了她,扯着嗓子,劈头盖脸地指责,从法院到执行局,从案件承办人到信访接待人,他统统数落了个遍。

但陈双双不气不恼,为陈大爷倒上一杯热茶,细细地听他倒苦水。原来,陈大爷是一位申请执行人,有一个1998年的执行案件执行款未全部执行到位,他多次到法院来反映情况,但一直没有得到结果。

“您先别急,等我先去了解下情况,再给你个满意的答复。”陈双双安抚道。随后,她向法院执行局了解案情,并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。陈大爷这个执行案件涉及一家公司的转制补偿,问题比较复杂,历时长,承办人也更换多次,而且这家企业已经不存在了,法院继续执行的难度很大,所以这事就一直耽搁了下来。

听了陈双双的解释,陈大爷的情绪稍稍平复下来,说:“我也不是故意为难法院,只是希望能得到一个说法。”见陈大爷态度不是那么强硬了,陈双双趁机跟老人家聊起了家常,“你看我们都姓陈,几百年前说不定还是一家人呢!”这可把陈大爷逗乐了。之后隔一段时间,陈双双就给陈大爷打个电话,有时候说说生活琐事,有时候也会讲讲执行工作的不易。同时,陈双双积极与执行局沟通协调,通过各种途径解决了陈大爷的部分执行款,减少了他的损失。“陈庭长,你说的话我信了,我保证不再上访了。”陈大爷说。

“一般来说,上访人到法院来,总有些委屈。我们首先要耐心倾听,让他们把苦水充分地倒一倒,了解他们的真正诉求,再对症下药与他们沟通交流。”陈双双特别重视上访人的初访接待,“第一次接待很重要,关系到他们对你是否信任。如果他们信任你,那后续的化解工作就好做多了。”

试着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

在陈双双看来,仅仅做好信访接待,对当事人态度好还远远不够,信访工作应着眼于是否案结事了,是否化解矛盾纠纷。

有这样一对父子,儿子十多年前在一家企业打工时不幸发生意外,右手截肢了,出事的时候小伙子还不到18岁,宁海法院按照工伤赔偿的标准,依法判决企业赔了10余万元。但父亲还想让企业再多赔点,便带着儿子进京上访。

一晃,十几年过去了,涉案的企业已经退出市场,但这位父亲的信访没有终止,他的赔偿要求从十多万元提高到了七八十万元。

经核查,该案件实体公正,程序合法,判决结果并无不当,故宁海法院拟依程序终结该信访案件。

“信访终结,对我们法院来说是结束了,但事情并没有真正解决。”陈双双说。就在终结程序上报之后,她决定再去一趟这对父子在丽水一偏僻县城的老家。

“那真的是在山坳坳里头,可以用‘家徒四壁’来形容,泥土砌起来的房子没有任何粉刷和装修。那个小伙子人长得精神,唯一的遗憾就是少了一条胳膊,以后找工作、娶老婆可能都是问题。”陈双双发现,这可能就是他父亲坚持信访的缘由,他担心儿子日后生活没有保障。

陈双双的心一下子软下来,她决定为该小伙争取一笔司法救助。她多次与上级法院、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协调,在她的不断努力下,她做到了。

陈双双用她的热心、耐心、诚心,赢得了信访人的信任。在她担任宁海法院立案庭庭长期间,创下了法院进京访、越级访、案访比“两低一高”的佳绩,她的信访工作成绩也得到了上级法院及政法委、信访局等相关部门的肯定。

矛盾纠纷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

2016年1月,陈双双被任命为宁海法院桥头胡法庭庭长。初到法庭,她发现,桥头胡法庭的案件调撤率较低,分析了一下原因,主要是送达难,当事人找不到,调解也无从谈起。为此,陈双双带头推行午间送达、夜间送达,争取在送达时就为当事人化解矛盾纠纷。

5年的信访工作经历,也为陈双双的调解功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庭里的年轻调解不下来,都第一时间来请教她。

前段时间,法庭审理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,原告向被告买了一辆二手车,双方约定分期付款,没想到被告突然把车开了回去,又卖给了另一位买家。原告当然不肯,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定金,而被告得知自己被起诉后也不乐意了,反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。

原被告剑拔弩张,承办法官做了不少工作,双方就是不同意调解。当承办人准备下判时,陈双双查阅了卷宗材料,发现被告曾是她办过一案件的当事人,对原案件的处理也比较满意,且该车辆在原案件中也有涉及。陈双双立马有了主意,她给被告打了电话,被告坦言,自己现在根本没钱返还定金,但他可以去做女儿的工作。过了几天,被告的女儿主动给陈双双打了电话,同意以分期付款的方式,慢慢返还定金。于是,她又将工作转向原告,让原告了解被告现在的困境,帮其分析利弊关系。经过多次来回做工作,双方最终达成协议,案件顺利得以调解。

徐海明: 做一个质朴从容的法律捍卫者

审案就像看病,容不下一次“误诊”

进入法院之前,法律专业毕业的徐海明在江西省弋阳县中畈乡政府的司法办做过3年的办事员,调和过群众矛盾,也抓过小偷。但他对法官有一种执念,“做法官一直是心中的一个梦吧”,他空暇的时候,就会拿起专业书看看,复习巩固。

1995年,徐海明回到了母亲的故乡嵊州,并开始了20多年的法院工作历程。

踏实、周全、细致,是很多人对徐海明的评价。这从他办的案子中也可见一斑。

有个金融借款纠纷案件,原告诉请被告归还借款5000万元,还提供了借款合同、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。从形式上来看,原告的证据也算是准备充分,副本材料发出去后,被告始终没有反应。

2016年5月开庭那天,被告却只认可借了3000万元,而且当庭提出,要求法院调查取证。“按照举证规则,原告已充分证明被告向其借款5000万元的事实,被告要反驳,却没有当庭提供证据,调取证据的申请也没有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提出。”于是,徐海明作为审判长,驳回了被告的申请。

“不过,这中间相差的2000万元,不是一个小数目,被告到底借了多少,还是以查明事实为先。”徐海明说。尽管从程序上驳回了被告的申请,但庭后,他还是依职权启动了调查取证的程序。

一家一家银行跑下来,徐海明终于调到了转账记录,被告所言的确不假。这5000万元原告是分两笔打给被告的,第一笔打了2000万元,但被告又在第二天打回给了原告,因此,被告真正收到的只有第二笔3000万元。原告承认确有其事,他解释这2000万元本来是作为利息抵扣的。后来,双方都作出了让步,达成了和解。

“法官审理案件,和医生看病是一个道理。医生如果误诊,就会造成病人的病情加重,一个案件‘误诊’,也会增加当事人的诉累,法院要多花好几倍的功夫,才能挽回司法公正的形象。”这句话徐海明常常挂在嘴边,提醒自己,也告诫新来法院的小年轻们。近三年来,他共办结案件563件,标的金额16.68亿元,平均审理天数57.59天,所办结的案件中无一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,办案质效均位于全院前列。

向最难发起挑战,破产难题逐个击破

2013年,受金融大环境影响,破产案件呈井喷式增长。面对这样的态势,时任民二庭庭长的徐海明带领年轻业务骨干组成审判团队,研究裁判思路,针对破产清算企业资产处置难、职工安置难等“老大难”问题,一案一法,逐个击破。

在审理嵊州市科德机床有限公司破产案件中,资产处置难的问题特别突出。徐海明说,当时虽有其他企业对科德机床的厂房和土地有兴趣,但看中的只是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的地块,整体难以全盘接收。“如果分地块拍卖,那么被挑剩的厂房和土地基本属于死物,不会有人想买。而如果无法有效盘活企业的资产,那就意味着债权人的债权将无法得到保护,很多职工的利益将受损。”

当时,嵊州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(浦口街道)正在编制规划,而科德机床资产正处于编制规划范围内,破产管理人浙江世纪方正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周利雅找到徐海明,希望他来协调。

“处理破产案件最难就是企业资产处置问题,这是一个系统工程,法院不能袖手旁观。”为此,徐海明一次一次跑开发区管委会沟通。在他的努力下,开发区管委会有了收回该破产企业土地和厂房的意向,并通过旗下资产平台出面参与司法网拍。科德机床的资产最后以6000多万元的高价拍出,不仅盘活了存量资产,也使得该破产案件的普通债权得到了16.5%的清偿率。

除了资产处置,职工安置也是令人头痛的难题。在处理嵊州市杭丝金海盈制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中,徐海明就碰到了这个难题。该案件涉及的职工有178人,企业资产基本上都是抵押给了银行并进行了抵押登记,按照法律规定,抵押财产属于特别财产,将优先于职工债权受到清偿,但抵押财产清偿后剩下的资产寥寥无几。为此,徐海明不断地与抵押权人沟通,让其自愿让渡了部分债权,且破产管理人在报酬上也适当作了“牺牲”,最终使职工债权的清偿率达到86%。

近年来,徐海明办结了羽田集团、杭丝金海盈、大鹰织造等一系列企业破产清算案件,有效释放土地资源150余亩,盘活存量资产1.5亿元,为实现当地经济的“腾笼换鸟”、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